



傷寒論述

下

武
593
2



明
號 八 九
卷 二 七



傷寒論述義卷第四

丹波元堅 學

述壞病

壞病者。誤治之後。陰陽無復綱紀。證候變亂。難以正
 名。名是也。巢源有時氣敗候。曰此謂病後餘毒未盡。形候變轉久而不瘥。陰陽無復綱紀。壞病之義。得之益明。蓋壞崩壞也。猶墻壁之壞。不得言之。墻壁其證候變亂。難以正名者。不得已。姑以壞病命之。非有他意。方氏曰。血氣既憊。壞張志聰曰。自敗曰壞。二說為失。方氏又曰。壞言歷遍諸治而不愈。此亦不妥。一誤亦為壞病。不必歷遍諸治。玩三若字。自知程氏柯氏所解。極是。志聰又曰。已發汗。則肌表之邪已去。此語亦有病。發汗違節。亦為壞病。且壞病中。有表猶在者。如桂枝加附子。去芍藥之類。是也。○少陽

傷寒論述義卷第四

丹波元堅



篇壞病條難解。脈沈緊。金鑑改作沈弦。然沈字遂不通。尤氏有說。亦欠穩貼。不錄。其揭識語一證者。豈唯謂邪轉入裏者乎。然從巢源削識語二字。義似稍勝。柴胡證罷。似指小柴胡證罷。不必柴胡諸方不可用也。或得之誤汗。或得之誤下。或誤吐。或溫鍼。而營衛乖錯。邪熱沈漬。或著上焦。或迫血分。或陽氣虛憊。或陰液竭乏。或水飲相搏。或溼熱內蒸。劇易緩急。種種不同。皆是因素稟強弱。宿疾有無。與誤逆之輕重。而有異已。所謂汗後之汗漏動經。胸滿悸築。下後之結胸痞鞭。協熱下利。吐後之內煩吐食。火逆之驚狂奔豚之類。其證多端。不勝枚舉。今就其情機。為之區辨。

併諸兼證。以述于後。故茲不得詳也。

喻氏曰。陽明何以無壞病邪。曰。

陽明之誤治最多。其脈證固當辨別。但不得以壞病名之也。蓋使汗下燒鍼屢誤。其病亦止在胃中。原有定法可施。與壞證無定法之例。微有不協。錢氏曰。六經之中。仲景獨以陽經之太少為言者。蓋以在表之誤治居多。在裏之誤治少也。且二經之表裏虛實。疑似多端。難於察識。其誤治獨多。變逆尤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特立此一法。以重其事也。學者其可忽諸。今攷陽明不能無壞病。錢說為優。三陰亦不言壞病。蓋其最罕有者矣。○活人書曰。蓋為病中又感異氣。變為壞病。此係謬讀傷寒例。若夏感異氣。變為他病者。當依後壞病證而治之。一語。趙氏有辨。未覈。

述兼變諸證

兼變者。兼挾變壞之謂也。仲景所立。唯是三陽三陰。今夏設此目。豈不愆邪。曰。否。經雖分六病。而不特六病之正證。彼六病之所兼所變。皆具列于其中。倘不

加甄辨則至併正證而不能明今設此目即所以使學者於正證與兼變能判然別自然每證必稱何病之類變以見病之條理不出於三陽三陰六者之外焉曰然則如漏汗動經之類實係壞病而今夏揭仲景所未言之名者何也曰壞病是誤治後變壞者爾今斯諸證有兼于未病之前者有不經誤治而變者此所以不能題以壞病而自立此名也其分類者八曰虛乏曰熱鬱曰飲邪搏聚曰飲邪併結曰血熱瘀血曰熱入血室曰風溼曰溼熱寒溼是也火逆諸證少餘義可述故關焉不錄抑前注家如錢氏尤氏及徐大椿既分正變諸法然冗雜無統今不敢從云

虛乏

虛乏者氣血虛乏是也蓋人身氣血相藉以榮養形

骸故氣虛則血亦虛血虛則氣亦虛然稟素或有偏勝而誤治亦有偏害是以其證不一有平素液少不可徑汗者有平素虛弱得病更加者有發汗過多及汗下鎔行氣血俱虛者有汗下失度胸中陽虛者有誤下中虛者有誤下下脫者有大邪已解胃虛生寒者有大邪已解胃虛生熱者皆病之屬虛者中間雖未必不變為陰證猶未足言之真陰證仍併類列于此程氏曰汗多亡陽夫人知之矣然人身之陽部分各有所主有衛外之陽為周身營衛之主此陽虛遂有汗漏不止惡寒身疼痛之證有腎中之陽為下焦真元之主此陽虛遂有發熱眩悸身暈動欲擗地

之證有膈中之陽為上焦心氣之主此陽虛遂有又
手冒心耳聾及奔豚之證有胃中之陽為中焦水穀
化生之主此陽虛遂有腹脹滿胃中不和而成心下
痞之證雖皆從發汗後所得在救誤者須觀其脈證
知犯何逆以法治之不得以汗後陽一語混同此
說出生薑瀉心湯下始覺精鑿內藤希哲有三焦各
有陽虛有陰虛之論蓋本此

人縱有可汗之證倘平素血液虧乏者要須顧慮放

膽施治必致變敗如身疼痛尺中遲即其明律也

曰脈浮緊者以脈法論當身疼痛宜發其汗然寸口
雖浮緊而尺中遲則不得據此法矣尺主血血少則
營氣不足雖發汗決不能作汗正氣反虛不特身
疼不除而血亡津液之變起矣此解亦約覈如

禁汗六條俱係驗之宿疾之法咽喉乾燥上焦液少

者也咽喉津液上潮之道路人曾有某故如金匱所

拘尤氏曰若強發之乾燥益甚為錢氏專屬少陰似

也成氏曰膀胱裏熱則淋反以湯藥發汗亡耗

軀殼血乏者也傷寒過汗之筋脈益燥遂為痙病

與破傷風其由稍異但下條有血家乃似相複矣

然金匱亦有血與身有瘡對待者血言血從內

亡此血從外失也致瘡古瘡痍之義說文曰丹傷也

也據此平脈法以手把刀坐作瘡也金匱若身有瘡

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並可與本條互徵矣傷腫古

亦或用創字衄家血燥于上者也

蓋假借也衄家血燥于上者也

血家血亡於內而外隨虛者也張志聰曰此言吐血

張志聰曰此言吐血

存成藥字輩書

血者是。又下後發汗振。汗家液竭於表者也。張志聰曰：夫汗家則虛其水穀之精矣。中焦之津液入心，心化赤而為血。下挾膀胱而運行於膚表，水穀之津液虛而重發其汗，則上動心主之血液而恍惚心亂矣。下動膀胱之所藏則小便已而陰疼矣。此方失傳或有配合。又伊澤信恬曰：此條攷前後諸條亦係禁汗之例，不須自主一方。蓋與禹餘糧丸數字衍文也。兩說似有理。

此六者。血液所虧之處各異。故過汗之變亦各殊矣。蓋此諸證皆陰虛陽亢。劇則必益燥熱。不敢變為陰矣。但液少之人其得表證。倘不發汗恐無邪解之日。乃當別設關防。是在活通已。汪氏所擬諸方小建中湯黃耆建中湯最似切當。魏氏於瘡家處葛根芩連湯亦似當。攷外臺范汪論黃帝問於岐伯曰：當發汗而其人適失血及大下

利如之何。岐伯答曰：數少與桂枝湯使體潤漿漿汗纔出連日如此。自當解也。今更審經文有麻黃證兼虛姑用桂枝者。則此諸條證或宜遵用。他如括樓桂枝湯之兼潤。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之兼補。亦必有適。如桂枝加附子湯或宜汗家如陽旦湯之兼涼。或宜血分燥熱如竹葉湯之清溫合用。或宜陽虛液燥。蓋後賢方法亦須臨時酌用。金匱曰：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然則此等諸證亦重在逐邪。但其不宜不顧慮。最要活意變通。豈是仲景之所以不定一方乎。如張倬傷寒兼證析義可謂徒求之筌蹄。有平素虛弱得病更加之未而毫無裨實際者也。

者何如小建中湯證。其人胃中虛燥有寒得病更甚。一則二三日。一則少陽病而見其候。俱用此方。以溫建中藏。腹中急痛條就汪注攷之。其不舉少陽證者。蓋省文也。此裏寒為少陽之邪所鼓動。故腹

中急痛治法先用此方亦猶先與四逆之意而痛未止者裏寒雖散而邪氣犯胃所致故換以小柴胡乎○陶氏曰方家用飴糖乃云膠飴皆是溼糖如厚蜜者建中湯多用之其凝強及牽白者不入藥○仲景溫養中焦之劑建中理中實相對設建中主潤理中主燥而俱取救陽矣其人胃津不足陽虛生寒者建中以和液而溫中胃氣不足陰寒內盛者理中以逐溼而散寒蓋溫養之法實不能出二方之範圍也

如炙甘草湯證素常上焦液乏而不能任邪者故主

此方以滋養之脈結代不是二脈兼見要不過歇止

也汪氏曰悸心動也心中動悸則知營血內虛真氣已餒而藏神不寧也並是以悸為心動之悸與金鑑不同據玉函始可備一說又金鑑心下築築云云心下字不妥當是虛里膈中動築此方金匱附方載治虛勞又治肺萎俱足見其潤養之功且經中藥之濃煮者莫如本湯及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豈

陶氏所謂補湯欲熟之義歟張氏類經論虛里跳動以純甘壯水之劑填補真陰其說甚精以足發此方

之理宜參又醫學入門曰十全大補湯十四味建中湯一切峻補之劑皆自理中建中四逆等湯而變化湯之也單甘草湯滋陰降火湯生脈散補中益氣湯一切滋補之劑皆自炙甘草湯而變化之也如陽

明病無汗身如蟲行者亦素虛所致也趙氏曰蟲行言身癢是也久虛者以表氣不足津液不充於皮膚使腠理枯澀汗難出也此亦一說四十八難曰養者為虛有發汗過多及汗下鎔行氣血俱虛者何如甘

草乾薑湯芍藥甘草湯證是氣血素虧今依過汗夏

益虛乏而其證各見故藥亦別行先救其陽後救其

陰成氏曰內經云辛甘發散為陽甘草乾薑相合以復陽氣又曰酸以收之甘以緩之酸甘相合用補

陰血如芍藥甘草附子湯證亦氣血俱虛而其病頗重

既變少陰治宜急救故單捷之劑以雙補之如桂枝

加附子湯證汗多亡陽筋脈津燥其表未解脫勢亦

劇故用此方復陽斂液聖濟治產後榮血虛損汗出

於本方加如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

加湯證亦是汗後虛燥其邪已除脫勢稍緩故治取

漸救新加之名注家多費曲解特程氏曰新加人參

而倍薑芍因知新加字專為人參而言蓋芍薑

本方固有而人參本方所無故彼但言加此言新加

以為其別也山田正珍說亦然或執桂枝加大黃湯

以駁此說此二方並亦雙補而專救陽者也如大青

則拘矣

龍湯之逆二證俱不出桂枝加附子芍藥甘草附子

湯之法而厥逆筋惕肉瞤乃其重者也此與真武證

如遵張介賓法則六味如脈浮數下之身重心悸證

即誤下致虛與過汗同轍者也程氏曰津液下奪則

液下奪則不能上奉故心悸所恃表氣未虛津液不

至全亡只是要和之蓋陰生於陽陰液耗者陽氣必

不可重虧也表裏實則津液自和不過養正而如太

陽病先下復發汗因致冒證其病本輕故汗下失序

而氣血俱虛矣此條為汗下先後之例而設以臆測

先下之後見表仍在以發其汗然被下之際表邪不

陷亦似表裏之熱從汗下解乃知其病俱輕但以汗

傷寒論卷四

七

字成英室讀書

下過當與先後失序。而致表裏俱虛也。如下後發汗。小便不利。是幸不

至變壞者也。此等雖經逆治。能無他變者。其人胃氣本強也。○下後發汗。振寒脈微細。及乾

薑附子證。俱是既屬少陰。故不列于斯。如汗吐下後自愈者。亦不甚虛。

且邪既清解。所以勿藥也。汪氏曰。此亦是當汗而汗。當吐下而吐下。故有陰陽

和而自愈之日。非誤用汗吐下藥者所能比也。軒邨曰。此條與辨脈法相發。云病有不戰不汗出而解者。

何也。答曰。其脈自微。此以曾經發汗。若吐若下。若以內無津液。此陰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是也。且下條亦云。亡津液。則亡血。是諸

失血之謂。而亡津液。總汗吐下亡血之詞。亦通。有

汗下失度。胸中陽虛者。何如桂枝去芍藥湯證。因誤

下胸虛。邪氣乘入。以為胸滿。故去芍藥。然表邪猶在。

故用桂枝散表。亦扶其陽。虛稍甚者。加附子救之。脈促

邪著在高乎。金匱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桂枝去芍藥。加麻黃細辛附子湯。主之。又十

金桂枝去芍藥。腹滿用之。而胸滿忌之者。以其味酸澀同。趣蓋芍藥。腹滿用之。而胸滿忌之者。以其味酸澀

泥膈乎。尤氏曰。去芍藥者。恐酸寒氣味。足以雷胸中。之邪。且奪桂枝之性也。近是。○微惡寒。千金翼亦脫

惡字。攷此證。上篇末條中。亦有之。乃似陽虛之驗。然未審何故。金鑑曰。當是汗出微惡寒。若無汗出二字。

乃表未解。無取乎。如桂枝甘草湯證。是過汗胸虛。然

其邪既解。虛亦為輕。故治宜小方。而師試令欬條。其

病加重者也。成氏曰。發汗多。亡陽。胸中陽氣不足者。病人手又自冒心。師見外證。知陽氣不足者。

足也。又試令欬。而不即欬者。耳聾也。知陽氣虛明矣。耳聾者。陽氣虛。精氣不得上通於耳故也。按靈樞決

氣篇曰精脫者耳聾

有誤下中虛者何如桂枝人參湯證是

也此數下胃虛邪氣內陷協熱下利故治取雙救蓋

始欲屬陰者矣脈沈滑者協熱利及陽明篇協熱便膿血並似言裏熱與此條異義傷寒

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亦然○此方桂獨後煮猶是附子瀉心湯附子後內之意與他桂枝諸方其例自

異徐大椿說為勝有誤下下脫者何如赤石脂禹餘糧湯

證是也此二三下之下焦不約以為瀉利故治取收

瀉桃花湯之類證也程氏曰下脫上結理中反成堵截上下二焦無由交通所以利

益甚錢氏曰謂之益甚者言藥不中病不能止而益甚非理中有所妨害而使之益甚也按錢說似優要之此條設法禦病就變示例言誤下之後下利不止者有冷熱不調宜用瀉心者又有胃氣虛寒宜用理

中者又有下焦滑脫宜用收澀者又有泌別不職宜用滲利者證有數等不可一概也○此方分溫三服本草圖經引作分再服似是有大邪已解胃虛生寒者何如厚

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證汗後胃寒虛氣壅滯者

也此證不必有停飲其用半夏蓋猶茯苓四逆用茯苓之意如千金大半夏湯之類溫泄寒脹諸劑皆

自此方脫胎○雞峯普濟方殿中丞郭中妹十歲病腹色不變按之而大不陷心腹下痞滿得之因取轉

數多病已月餘兆按甲乙經云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殼然不堅遂與仲景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

湯小其服凡經二如病人脈數而反吐證汗多胃虛

氣逆者也如病人有寒發汗吐衄證宿寒為陽虛而

加者也此證難必言邪解姑列于斯蓋素有寒人偶得外感宜用桂枝人參湯及桂枝湯加乾薑

傷寒論通義卷四

之陰且湯之類。○玉函辨發汗吐下後病中有一條。日發汗後身熱。又重發其汗。胃中虛冷。必反吐也。千金翼同。胃中作胃中。疑是經文之遺也。如差後理中丸證。亦胃虛寒者也。差後諸證。詳開于後。然以情機相似。斯舉其概。下仿此。蓋此諸證。尤與太陰

少陰相近似焉。有大邪已解。胃虛生熱者。何如太

陽中篇誤吐兩證。俱胃中液燥。虛而生熱者也。錢氏

中飢。口不能食。及不喜糜粥。欲食冷食等。為胃冷所致。恐不然。朝食暮吐。即暮食朝吐之互詞。成氏曰。晨食入胃。胃虛不能克化。即知至暮胃氣近裏。與邪氣相搏。則胃氣反逆。似拘。○此證。蓋橘皮竹茹湯。或千金竹葉湯之類。所宜取用。如差後竹葉石膏湯證。病如單從驅飲。恐不相對。

後胃液不復。虛熱上逆者也。此種證狀。誤汗誤下後。並多有見。愚著廣要中。

詳之宜檢

熱鬱

熱鬱者。邪熱入裏。不與物相得。唯鬱著各位者。是也。其證不一。有表未解。膈有熱者。有表既解。熱灼膈閒者。有心下熱結者。有腸中熱壅者。皆是少陽之類變爾。蓋熱偏在一處。故不耐白虎之大寒。且其無所得。亦非吐下所適。是以制苦寒之劑。而為之治矣。更有上熱下冷。輕證併隸于斯。有表未解。膈有熱者。何如葛根黃芩黃連湯證。是也。此表未解。故汗出。熱犯

上焦故喘。言喘而汗出，其汗似為喘，且熱勢併及經

下之胃，故利遂不止，所以不用桂者，恐礙裏熱也。此

移治滯下有表證而未要攻下者，甚效。內臺方議曰：

又能治嗜酒之人熱喘者，又千金治夏月傷寒四肢

煩疼發熱，其人喜煩嘔逆，劇如禍祟，寒熱相搏，故令

喜煩，七物黃連湯於本方加茯苓芍藥小麥，聖濟治

胃實熱煩渴吐逆，葛根湯於本方去黃芩加半夏生薑竹茹

有表既解，熱灼膈

閒者，何如梔子豉湯證是也。太陽病誤汗吐下，邪氣

乘入，或陽明病下早，熱逆于上，俱能致之。蓋不比結

胸之邪藉物實，啻是邪熱熏灼上焦者耳。其為證也。

曰虛煩不得眠，此其輕者也。虛煩之虛，恐非陽虛之

義，蓋是心腹無實結之

謂即對結胃及胃實之鞭滿而言，厥陰篇下利後更

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條柯氏注甚晰，此證鬱

灼猶輕，故未至懊懣也。曰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此其重者也。錫

駒曰：即不得眠之甚，而為之輾轉反側也。按心中懊

懣為梔豉正證，陽明及結胃並亦有之。然別有真的

曰胃中窒，此其鬱稍甚者也。徐大椿曰：煩熱且窒，較

上條言發汗吐下後，此條言汗下不言吐，想吐最虛

胃故吐後邪陷，則不至此鬱甚乎。否則承上而省文

也。○煩熱即虛煩不得眠之互詞，攷煩本熱悶之義

故三陽皆有煩者，又假為苦惱難忍之貌。如疼煩煩

疼之煩是已，如少陰厥陰之煩亦是也。成氏誤以煩

熱為表熱，以煩疼為熱疼，至閔氏明理論刪補則引

虬厥之煩以駁成氏曰：煩者不能安靜之狀，較躁則

稍輕焉。可兼寒熱而論云云。其說頗辨，然猶未為當

曰心中結痛，此其鬱最甚者也。徐大椿曰：結痛更甚

邪激聚胃故為結痛其不言汗吐者以吐最虛胃發汗亦有外疎之意故不至此鬱甚乎否則亦是省文者也又此證最疑於結胃唯心下鞅濡為分蓋輕重雖不同而情機則無

異故均主梔子豉湯以涼解之矣此方為涼解胃中鬱熱之正劑梔子

苦寒能清熱毒與芩連相近而服之必戀膈是以清上之功最其所長故以為君後人用治胃痹亦此意也香豉本草稱味苦寒無毒又殺六畜胎子諸毒金匱治中毒多用此者並足以見其亦為清涼之品況其臭烈泥膈殊甚故住梔子之力久留胸中是以二味相得而能為對證之方矣本草豉條陶隱居曰好者出襄陽錢塘香美而濃然古者臭香互稱香豉之香恐非芳香之謂也按之見郭香訓義反覆抑本湯之非吐藥既有詳辨且吐本涌實今此證無物相得實何用吐為是其理最彰著矣○崔氏黃連解毒湯為清膈之神方實自梔子豉湯變來者也其煩熱身熱不去及其外有熱

手足溫等並內熱外熏之候非表未解也此諸證成宜參注家或以為表未解又以發汗有至其有兼者用豉者遂以上方為兼微汗恐不然

如梔子甘草豉湯證是胃氣不足故少氣也如梔子

生薑豉湯證是熱迫其飲故嘔也此與小柴胡之嘔相似如梔

子厚朴湯證是下後兼胃氣壅滯以為中滿者也此方

不用豉者豈畏其泥戀助壅乎如梔子乾薑湯證是丸藥大下兼中

焦生寒者也此條文略姑就方意攷之當是他有胃寒證候要邪本不劇故被誤治不至大

逆故煩既微而胃寒亦輕是以僅須梔子乾薑而足矣○王氏以丸藥為神丹甘遂當攷此二證

即係虛實之分矣如枳實梔子湯證蓋梔子厚朴湯

傷寒論通義卷四 存訓藥子叢書

之一類也。有心下熱結者。何如大黃黃連瀉心湯證是也。此邪熱乘誤下之勢入而著心下。以為痞者。唯其無飲。故按之濡。然鬱結稍重。故芩連之涼。兼以大黃。而麻沸湯泡用。蓋意在疎泄。而不在峻利矣。浮脈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蓋言此證也。痞證因飲結者。必云痞鞅。此並云濡。以為其別。且氣痞之稱。似言但是熱結。而非飲結。方氏以本方證。次彼條後。曰。此申上條言脈以出其治。脈見關上者。以痞在心下也。以氣痞而濡。所以浮也。然痞之濡。由熱聚也。故用黃連清之於上。聚雖氣也。痞則固矣。故用大黃傾之於下。此說稍允。又成氏曰。以麻沸湯漬服者。取其氣薄。而泄虛熱。尤氏曰。成氏所謂虛熱者。對燥屎而言也。非陰虛陽虛之謂。蓋熱邪入裏。與糟粕相結。則為實熱。不與糟粕相結。即為

虛熱。本方以大黃黃連為劑。而不用枳朴芩消者。蓋以泄熱非以蕩實也。周氏曰。以麻沸湯漬之。其氣味之出。輕而且活。以大力之體。為輕清之用。非聖人其孰能之。二說亦似是。○錢氏辨承氣陷胃。十棗及此湯之異。如附子瀉心湯證。是前證而兼表陽虛者。其當併攷。如附子瀉心湯證。是前證而兼表陽虛者。其病表裏異情。故治亦涼溫併行焉。此條錢氏以命門曰。此即上條而引其說。謂心下痞按之濡。關脈浮者。當與大黃黃連瀉心湯瀉心下之虛熱。若其人復惡寒而汗出。證兼陽虛不足者。又須加附子。以復表陽之氣。乃寒熱並用。邪正兼治之法也。又曰。此證邪熱有餘。而正陽不足。設治邪而遺正。則惡寒益甚。或補陽而遺熱。則痞滿愈增。此方寒熱補瀉並投。互治誠不得已之苦心。然使無法以制之。鮮不混而無功矣。方以麻沸湯漬寒藥。別煮附子。取汁合和。與服。則寒熱異其氣。生熟異其性。藥雖同行。而功則各奏。乃先聖之妙用也。此解甚覺精暢。又大黃附子湯。寒熱融

和自為溫利宜分別看。○中西惟忠曰此方煮附子不言水率疑是脫文。

有腸間熱壅

者何如白頭翁湯證是也。此熱壅下迫故為下重。蓋

與腸澼同局者矣。

先兄曰白頭翁湯治熱利下重意在清下焦之熱緩其窘迫仍以

白頭翁涼腸熱為君秦皮亦清熱利竅俱合之黃連檨皮清利以瀉之蓋熱毒之氣客于下焦欲便不能重滯以迫于後竅故其方非治下焦腸滑之比而注家執苦以堅之之語可謂味矣。

有上熱

下冷輕證者何。蓋上熱下冷實厥陰之機。然更有未

至其甚猶屬少陽之類變者。此所列是已。如梔子乾

薑湯證是自誤下而變者也。

說見于上。如黃連湯證是從

素有之寒熱而膈胃異病者也。

此方自半夏瀉心變來然彼冷熱在一位

而相結此冷熱異其位故彼則要藥性溫涼混和所以再煎此則要溫涼各別立功所以淡煮而不再煎尤氏曰此蓋痞證之屬多從寒藥傷中後得之本文雖不言及而其為誤治後證可知故其藥亦與瀉心相似而多桂枝耳此說非是。○此方愚常用治霍亂吐瀉腹痛應效如神蓋以其逐邪安正能和陰陽也。

飲邪搏聚

飲邪搏聚者水飲蓄聚與邪相搏是也。大抵其人有宿水或因邪而發動或以誤而勢長。更有得病新成者其停滯多在心下胃脘之分。然泛漫上下不凝結一處其類凡四。有犯上焦者有壅中焦者有屬表分者有兼陽虛者。就中節目亦多云。有犯上焦者何。

如小青龍湯證是表實而宿飲被邪鼓激以犯其肺

者也。柯氏曰水氣畜于心下尚未固結故有或然之證若誤下則硬滿而成結胃矣。○徐大椿於小

柴胡加減法辨五味子乾薑同用之理攷吳綬既有其說並似未覈又半夏湯洗令滑盡陶氏有詳說曰

不爾戟人咽喉又曰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畢秤五兩為正醫心方引蘇敬云半夏一升以八兩為正小

烏尚質曰以藥外平之半夏一升當今二錢三分一釐四絲五兩當今一錢七分六釐陶說似優

喘家及桂枝加厚朴杏子湯證是表虛而飲邪相得

者也俱係太陽病有所兼者矣。如麻黃湯大青龍湯及葛根芩連湯其喘

俱為派證邪散而喘定故不在此例如麻黃杏人甘草石膏湯證是表

既解而飲熱迫肺者也。成氏以此條與葛根芩連湯相對為邪氣外甚非是蓋此

汗出始裏熱外熏所致耳且攷其方意與小青龍加

石膏越婢加半夏厚朴麻黃等湯實係一轍則知是

飲熱相薄之證矣注家止為肺熱者亦未是也蓋麻

黃與石膏同用則相藉開疎水壅也○方後本云黃

耳杯注說難信或曰此傳寫有譌脫如發汗後飲灌

而喘是新水所致也。汪氏又主麻黃湯亦不確有壅中焦者何

此證之水多自宿昔而有太陽所兼者有裏熱所挾

者有表裏無熱者太陽所兼更有差別如桂枝加茯

苓朮湯。今削去桂及白字茯苓甘草湯二證是表有邪裏有

水然兩者不相搏唯飲為邪所動者而加苓朮證為

重苓甘證為輕。此二證俱無煩渴即裏無熱之徵其輕重則玩本文自知加苓朮條無汗

證明理論以為水飲不行津液內滲之候。如五苓散證。是表有邪而熱更入裏。與水相得。或為下滯。或為上逆。故外有太陽脈證。內有煩渴。小便不利。及水入則吐等候。然裏重而表輕。故治專利水而芴發其汗。脈浮微熱消渴與脈浮數煩渴及水逆自

有輕重。然其機相同。故其治則一。或曰五苓散之證。之方亦猶金匱隨其所得而攻之之義。柯氏金鑑注。意似然。但未了。又先兄曰。澤瀉行水與茯苓猪苓相類。然五苓散用朮與二苓各十八銖。特至澤瀉多一十二銖者。何。蓋其質輕清。性味俱薄。故多用之。二苓藉其力。更能行水。此說確當。又嶺南衛生方曰。五苓散用桂。正如小柴胡用人參。大承氣湯用厚朴。備急丸用乾薑之類。欲其剛柔相濟。亦存攻守之意也。故方書謂五苓散無桂。及隔年者。俱不可用。近者舖家有去桂五苓散。不知者為其所誤。如去桂而入參。却

謂之春澤湯。治燥渴有效。此說非也。但本方移治雜病。則桂之用在溫散而能助滲利之力矣。○陶隱居曰。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為度。按據中平三年慮。僦銅尺。漢一寸當今七分六釐。又先友狩谷望之曰。白飲即煮米泔也。齊民要術。糞糶條云。折米白煮取汁為白飲。此可以證。裏熱所挾者。如猪苓湯證。是也。此邪氣入裏。與飲相併。以為閏熱。故滲利之品。兼以涼潤。且其水併停下焦。不特中焦。蓋是陽明之類證。以其有水。不為胃實也。金匱曰。諸病在藏。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猪苓湯。餘皆放此。尤氏曰。無形之邪入結於藏。必有所據。水血痰食皆邪藪也。如渴者。水與熱得。而熱結在水。故與猪苓湯利其水。而熱亦除。若有食者。食與熱得。而熱結在食。則宜承氣湯下其食。而熱亦去。若無所得。則無形之邪。豈攻法所能去哉。此解極覈。仍更表

之。又成氏注陽明篇本方條曰。此下後客熱。客於下焦者也。邪氣自表入裏。客於下焦。三焦俱帶熱也。云云。蓋此證之水併停中下二焦。成氏之言。不為不當。若在後世注家。專以為下焦之藥。然如渴心煩。不得眠等。皆熱在中焦。而上熏之候。則其說難從。表裏無熱者。如發汗後水藥

不得入口。及厥陰茯苓甘草湯證是也。茯苓甘草湯一方二用。此

桂但取溫散。猶雜病五苓散之意。又太陽中篇末條證。與此似同。然冒以太陽病。似不必表裏無熱者。

有屬表分者。何如文蛤散證。是冷水溼灌。水邪鬱

表。故主以驅散之劑。此條從柯氏作文蛤湯證。方始對且金匱渴欲得水而貪飲者。

豈發散所宜。一味文蛤。自似切當。蓋其方互錯也。如牡蠣澤瀉散證。是水氣

外溢。其病在下。故治從內。並得病後新成者也。有

兼陽虛者。何。此其人素虛。飲停。今因誤治。陽更虛。而

飲亦動。其證輕重不同。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證。

其病輕。而飲停下焦者也。此方多用桂者。以洩奔豚氣也。甘爛水。要取不助水

勢。靈樞半夏湯。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外。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其揆一也。如茯苓桂

枝朮甘草湯證。其病重。而飲停中焦者也。方氏曰。心

飲上溢。搏實於膈也。氣上衝。胃寒。邪上湧。挾飲為逆也。動經。傷動經脈。振振奮動也。蓋人之經脈。賴津液

以滋養。飲之為物。津液類也。靜則為養。動則為病。宜制勝之。云云。尤氏曰。此傷寒邪解而飲發之證。飲停

於中。則滿逆于上。則氣冲而頭眩。入於經。則身振振而動搖。金匱云。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其脈

沈緊。又云。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又云。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是也。發汗則動經者。無邪可發。

而反動其經氣故與茯苓白朮以調飲氣桂枝甘草以生陽氣所謂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也愚謂此條止脈沈緊即此湯所主是若吐若下胃虛飲動致之倘更發汗傷其表陽則變為動經而身振振搖是與身暈動振振欲擗地相同即真武所主也蓋此當為兩截看稍與倒裝法類似又錢氏注傷寒本當以麻黃汗解云云然此證誤汗之變遽至動經則其本為桂枝證亦未可知蓋傷寒二字不須拘執又其方專取利水以健胃與甘棗湯有小異

如太陽篇真武金鑑以中焦下焦為辨其說為協

湯證其病最重而與朮甘證其機相近者也此條唯為兼水飲然其說迂而不切愚謂此證虛陽外越故發熱陽虛飲動故心下悸飲阻清陽故頭眩經脈衰弱為飲被動故身暈動振振欲擗地其用此方者以扶陽利水也此身暈動與大青龍變肉暈始異矣

如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久而成痿亦是朮

甘湯證而經日失治者也方氏曰此申苓桂朮甘湯之意彼條脈沈緊以未發汗言也此條脈甚微以已發汗言也經脈動即動經之變文暢即振振搖也大抵兩相更互發明之詞久言既經八九日若猶不得解而更失於不治則津液內入溼淫外漬必致兩足痿軟而不相及也尤氏曰心下痞鞭脇下痛氣上冲咽喉眩冒者邪氣搏飲內聚而上逆也內聚者不能四布上逆者無以逮下夫經脈者資血液以為用者也汗吐下後血液所存幾何而復搏結為飲不能布散諸經今經脈既失浸潤於前又不能長養於後必將筋膜乾急而攣或樞折脛縱而不任地如內經所云脈痿筋痿之證也故曰久而成痿兩說並覺詳密蓋虛煩是陽虛所致與建中之煩相近而與梔豉之虛煩不同○按苓桂二湯證注家多單為陽虛輯義援金匱以確其為淡飲今又以真武證為同一情機特似牽湊然反覆申熟理不得不然也

飲邪併結

飲邪併結者。水飲與邪相併頑結是也。亦是素有滯飲。或因誤治而併。或不因誤而併。其結在胃中者。有結胃。有藏結。有胃有寒。在心下者。有熱實。有冷熱。不調。要皆凝固一處者也。

飲在胃膈者。多是稠涎。在心下者。多是稀水。治有緊慢。亦未可不一。

結胃者。何。飲邪相結。以盤踞胃堂。遂及心下。是也。

明理論曰。所謂結者。若繫結之結。不能分解者也。蓋陽明病之類變。而其證更有等差。如大陷胃湯所主。膈內拒痛。心中

懊懣。心下因鞭者。其正證也。

括膈痛者。僅一條。然既名結胃。則其義自寓焉。

其來多因太陽病誤下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胃。及大陷胃湯條。其義

可見已。但此所謂陰陽。殊為難解。張氏既疑之。秦氏傷寒大白。以為表熱之輕重。亦未覺。軒邨嘗謂此蓋

虛實已。當時不詳其說。今推之意。蓋言就太陽中。分其人虛實。其人實有飲。邪激甚。故作結胃。其人虛有

飲。邪激微。故作痞。所釋如是。亦頗覺穩貼。○金鑑以數則為虛句。為刺文。愚謂當併動。則為痛句。從刪。動

數之動。宜泛講。蓋與脈數急者為傳也。之急字一例。亦有不因誤下者。心下痛

按之石鞭。其證稍重。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條亦是也。其揭大柴胡者。以彼證亦有

心下急痞鞭等。與結胃相疑。故對待為辨。往來寒熱。與無大熱相對。熱結在裏。與水結在胃。膈相對。但頭

汗出。是柴胡證所無。且舉水有自重汗復下者。從心結字。以明結胃之必自水飲。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此兼胃實。其證最重。上

輕重如其來路當互意着不必拘證立辨亦示少陽結胃有自太少併病者然似非大陷胃所主蓋輕重來路俱雖有異其情則一故均用此方以驅除水

熱也成氏謂利藥中此為駛劑信然蓋利藥欲生大承氣主在大黃故後煮之此湯重在甘遂故先煮大黃後內甘遂非彼急而此緩也尤氏有承氣陷胃辨其說新奇不確仍不採入如大陷胃

丸證是其併結稍輕於前證然勢連甚於上者也項殊甚其狀似瘕但非如剛瘕之背反張故云如柔瘕狀喻氏曰胃邪緊逼以大陷胃湯下之恐過而不留即以大陷胃丸下之又恐滯而不行故煮而連滓服之然後與邪相當而可施戰勝攻取之略觀方中大黃芒消甘遂可謂峻矣乃更加葶藶杏人以射肺邪而上行其急煮時又倍加白蜜以留戀而潤導之

而下行其緩必識此意始得用方之妙○按陶氏曰一方寸匕散蜜和得如梧子准十九為度如彈丸及雞子黃者以十梧子准之唐本注云方寸匕散為丸如梧子得十六九如彈丸一枚若雞子黃者准四十九今彈丸同雞子黃此甚不同據此彈丸大正准十六梧子吳氏說實沿李時珍之陋耳又丸字宋代避諱作圓字非有異趣詳開于如小結胃是病不及膈愚著藥治通義中茲不贅

屬最輕證故不假攻下然亦是併結所以猶須陷胃之法也程氏曰痞證亦有心下鞕者但不痛耳如寒實結胃蓋係太陰

之類變此膈間素有寒涎邪氣內陷相化為實或是有膈痛心下鞕等證其勢連及于下而陽猶持者故

峻利之也尤氏亦疑小陷胃湯及亦可服七字然猶誤接文蛤散條○陶氏曰巴豆打破剝其

存誠齋醫書

存誠齋醫書

存誠齋醫書

存誠齋醫書

存誠齋醫書

皮刮去心不兩令人悶如本有寒分下之作結胃者亦是寒實然陽素虛故不宜利藥也成氏曰以心下結滿則氣壅而愈甚故不能卧而

但欲起也據此則豈與支飲倚息同機者乎心下必結錢氏以為梳鼓類證愚謂此太陽病兼心下有水者始桂枝加茯苓湯之類證也其誤下作結胃須增損理中丸即胃痹用人參湯之意也藏

結者何陰寒上結如結胃狀是也汪氏以挾食無食辨結胃藏結亦未

允尤氏曰胃高而藏下胃陽而藏陰病狀雖同而所處之位則不同是襲汪氏之謬又汪氏謂藏結按之不痛尤氏則以為如結胃狀者謂如結胃之按而痛近是此亦太陰之類變乃與

寒實結胃相似而有異蓋深痼沈著宗氣亦衰故不

任攻下要鎔惡最極者也此證僅二條難精其義然既名藏結則其病深重可

知且以理推之寒實結胃有痰涎相得藏結則似無痰涎唯是寒結勢逼君主者乎然無明徵姑列于此

○舌上白胎滑者舌上胎滑者就二者字視之則似藏結有胎不白滑而黃澀者又似有陽證往來寒熱其人躁者寒疑豈有此等證狀然則二者字當虛講曰難治曰不可攻並謂藏結之難治不可攻不特

為舌上白胎滑而言也吳氏削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八字蓋飲食如故一句難解俟攷○太陰病下之而胃下結鞅與此相近金匱曰病者萎黃燥而不渴胃中寒實而利不已者死亦類證已如病脅

下素有痞是其位稍殊而寒凝則一故同其稱矣

有胃有寒者何如瓜蒂散證是也此亦膈中頑涎與

邪相實蓋不自誤下者故病勢甚于上以為寸脈微

浮微浮以驗病位曰弦遲曰乍緊曰乍結並徵其實胃中痞鞅此病人自覺之情氣

衝喉咽等候。而不及心下。亦不痛。厥陰篇心下滿當作心中滿為是。

及其閉甚。陽氣阻格。以致厥逆。即是邪高結甚。不得

不因而越之。此方之所由設也。瓜蒂至苦。其能在味吐藥之最峻者也。豆

之腥臭。令人惡心。鼓之腐臭。必泥胸膈。俱資助上涌之勢。王氏選注之言。蓋為當矣。○吐之一法。與汗下

鼎峙。誠為緊要。然本是非六病之正對。且宜吐證在極少。非汗下

之所比也。有結在心下。而熱實者。何如十棗湯

證是也。亦係陽明之類變。其病連脇下。而水與邪。其

勢俱猛。自非此峻。豈能直折之者乎。尤氏曰。金匱云。飲後水流

在脇下。欬吐引痛。謂之懸飲。又云。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此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所以知其為懸飲也。

方氏曰。此蓋邪熱伏飲。搏滿胃脘。與結胃雖涉近似。與胃實則大不相同。喻氏曰。此證與結胃頗同。但結

胃者。邪結於胃。其位高。此在心下及脇。其位卑。愚謂

結胃與瓜蒂散及此證相似。不同。臨病之際。宜精認

體察也。○按千金錢七之說。本于陶隱居肘後百一

方序。平旦服。諸家無解。蓋陰氣未動。飲食未進之時。

藥力易以潰結也。本草經曰。病在四肢血脈者。宜空

腹而在。且陶隱居曰。毒利藥。皆須空腹。孫真人曰。凡

服利湯。欲得侵早。並宜參商。○千金乾棗湯。治腫及

支滿。辟飲於本方。加大黃黃芩甘草薤花水。煮本草

圖經曰。胡洽治水腫。及支飲。辟飲。加大黃甘草并前

五物。各一兩。棗十枚。同煮。如法。一方。又加芒消。湯成

下之。聖惠治婦人血分。四肢浮腫。心腹氣滯。不思飲

食。羌花圓於本方。加大黃青橘皮。細剉。以米醋一中

盞。旋麗藥於銚子內。慢火炒令醋盡。為末。有結在

而誤治更虛胃冷熱搏以為痞鞭者是也。

大抵胃素寒者邪陷

必化為寒今胃雖弱其寒未甚故猶為此證喻氏解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曰是熱人省文以見意也此與錢氏不同而反似允愜所以成結胃者一句亦似略成痞字而言經中間有此例錢注恐鑿又其云作痞者只指飲邪併結之痞不是蓋虛實相半該言氣痞錢氏以為三瀉心證者是

有溼熱不調故病勢頗緩實係少陽之類變如其治法溫涼並行以調停之但其證有別如半夏瀉心湯

證是飲盛者也如生薑瀉心湯證是寒勝者也如甘草瀉心湯證是虛勝者也

瀉心湯者非瀉心火之熱瀉心下之痞也此本雲岐子說又明理論曰氣結而不散壅而不通為結胃陷胃湯為直達之劑塞而不通否而不分為痞瀉心湯

為分解之劑所以謂之瀉心者謂瀉心下之邪也痞與結胃有高下焉云云愚攷諸注似半夏證特熱併而生薑甘草二證熱既除然所以成痞者恐不可不

因邪熱加之曰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不過言大邪既解曰此非熱結但以胃氣虛客氣上逆亦是對結胃及大黃黃連證而言非必無些熱觀心煩不得安而可見也如移治雜病痞鞭則芩連與參薑俱行其苦唯存瀉痞之用不嫌其清涼也○甘草瀉心條曰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即同義也

類其一如柴胡桂枝乾薑湯證是也此病涉太少而兼飲結亦冷熱并有者也

此條諸注為津之解然今驗治飲甚效因攷曰微結曰小使不利曰渴俱似水氣之微不嘔者以水在胃脅而不犯胃之故但頭汗出亦邪氣上壅之候蓋乾薑溫散寒飲牡蠣括蕪根並逐水飲牡蠣澤瀉散亦有此二味其理一也先兄亦嘗言之仍再揭于此或

而誤治更虛胃冷熱搏以為痞鞭者是也。

大抵胃素寒者邪陷必化為寒今胃雖弱其寒未甚故猶為此證喻氏解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曰是熱人省文以見意也此與錢氏不同而反似允愜所以成結胃者一句亦似略成痞字而言經中間有此例錢注恐鑿又其云作痞者只指飲邪併結之痞不是蓋虛實相半該言氣痞錢氏以為三瀉心證者是

有溼熱不調故病勢頗緩實係少陽之類變如其治法溫涼並行以調停之但其證有別如半夏瀉心湯

證是飲盛者也如生薑瀉心湯證是寒勝者也如甘草瀉心湯證是虛勝者也

瀉心湯者非瀉心火之熱瀉心下之痞也此本雲岐子說又明理論曰氣結而不散壅而不通為結胃陷胃湯為直達之劑塞而不通否而不分為痞瀉心湯為分解之劑所以謂之瀉心者謂瀉心下之邪也痞與結胃有高下焉云云愚攷諸注似半夏證特熱併而生薑甘草二證熱既除然所以成痞者恐不可不

因邪熱加之曰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不過言大邪既解曰此非熱結但以胃氣虛客氣上逆亦是對結胃及大黃黃連證而言非必無些熱觀心煩不得安而可見也如移治雜病痞鞭則芩連與參薑俱行其苦唯存瀉痞之用不嫌其清涼也○甘草瀉心條曰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即同義也

類其一如柴胡桂枝乾薑湯證是也此病涉太少而兼飲結亦冷熱并有者也

此條諸注為津之解然今驗治飲甚效因攷曰微結曰小使不利曰渴俱似水氣之微不嘔者以水在胃脅而不犯胃之故但頭汗出亦邪氣上壅之候蓋乾薑溫散寒飲牡蠣括蕪根並逐水飲牡蠣澤瀉散亦有此二味其理一也先兄亦嘗言之仍再揭于此或

日微結字無著落蓋其一。如旋復代赭湯證是也此

邪既解而胃弱飲逆者也。

血熱瘀血

血熱者邪熱內併以迫血分是也。蓋熱之迫血或血失故道擾動外溢或熱氣燔灼血液內燥矣其外溢

者有自衄而愈有用麻黃湯衄而解。

此條目暝蓋日眩之義暝眩古

相通用魏氏日以陽藥治陽邪所以能致陽氣重劇而作衄也有衄而猶用麻黃尤者乃為合法不然靡有不竭其陰者皆是屬表者也。鼻衄固表鬱之一證不宜隸之兼變中今以其亦係血熱故因敘于此以備後段諸證之參照有熱

壅上焦而吐膿血有熱迫下焦血下而愈有裏熱而

衄。周氏曰邪入血分熱甚於經故欲漱水未入於府故不欲嘔按陽明篇衄二條與少陰篇便血條聖

惠方並擬有熱陷入裏及陰變陽而便血如便膿血

此諸證不下數條而皆無其方前注所擬或不能確臨處之際更須精思焉皆是屬裏者

也。更有淋家誤汗而便血有火逆而衄如吐血如清

血有少陰誤汗而血自口鼻出亦並屬裏者也其內

鑠者有衄家誤汗以增煎熬有素虛誤灸血散脈中

黃氏曰宜助陰生血微火熱炙甘草湯小柴胡加括樓實湯按後方可疑有厥陰誤汗口

傷爛赤及熱氣有餘發癰膿皆是營血受傷者也。近

傷寒最多血分熱灼者大抵自素稟陽臟加以液虧或發汗過多迫脅血脈而其證治與膈熱出入必要清潤是在深求經旨而變通之矣

也。說文曰瘀積血也。从疒於聲。然瘀血之瘀與瘀熱之瘀恐同其義。蓋仲景書或有難從說文者。如痞痛也。蓋邪熱壅鬱血中。則相搏為瘀。唯其瘀也。血即水類。故必就下。以結少腹焉。其證有結日淺而病勢劇者。有結日深而病勢慢者。治之之法。隨而有別矣。

結日淺而病勢劇者。桃核承氣湯證是也。此蓋從失汗。邪氣內併所致。其結未緊。故熱未斂。而勢殊劇。所以此方亟逐利之也。

膀胱猶言下焦。蓋與胃中有燥屎同例。不必深講。抵當湯條曰。

熱在下焦。義互相發。程氏曰。此條不及小便者。以有血自下三字也。然小腹急結處。包有小便自利句。愚謂此證血結而非氣滯。是所以不用枳朴。結日深而之破氣。而有取于芒消甘草軟堅緩急也。

病勢慢者。抵當湯丸證是也。大抵亦自失汗。而其結既緊。其熱既斂。故勢始慢。所以專破潰之。但更有輕重。是以有湯丸之分矣。

六七日表證仍在者。蓋以發汗不徹之故耳。表證仍在。一

句內。蘊有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之義。宜與桃核承氣條互看。脈微而沈。微所謂沈滯不起之狀。非微弱之微。楊士瀛曰。挾血者。脈來乍澀乍數。閃灼明滅。或沈細而隱伏是也。反不結胃義未瑩。徐氏曰。表邪在脈宜浮而沈。脈沈胃宜結。而反不結。證極可疑。乃少腹鞭滿。小便自利。而人反發狂。然後知上焦之表。證脈相反。程氏曰。微沈者。結胃脈也。脈沈而不結。胃知邪已入深。而直結於下焦血分矣。二說稍通。姑存之。

○如狂之解柯氏為是此如字。桃核之血多結于得

病之後。抵當之血多結于得病之先。山田正珍曰。桃

下焦而血為之不行。滯而為瘀者。抵當湯丸。治素有

瘀血而熱邪乘之者。陽明篇抵當湯條云。本有久瘀

血。可以見焉。徐大椿曰。桃核承氣乃治瘀血將結

之時。抵當乃治瘀血已結之後也。按徐說未切。然

未可一例而論也。張兼善曰。或云。桃核承氣及抵當

重。未審緣何而致此也。此皆發汗未得其宜。或當汗

不汗。或汗遲。或脈盛汗微。或覆蓋不週。而不汗。其太

陽之邪無從而出。故隨經入府。結于膀胱。按抵當湯

條。既有表證。仍在語。而失汗蓄血。脈經及陳延之芍

藥地黃湯主療。既言之。巢氏諸家亦屢有。要之病雖

其說且驗之病者。益知張氏之言不誣矣。陽明篇病人無

在下。均是屬實。乃陽明病之類變也。表裏證條。明理

論有詳
說宜參

熱入血室

熱入血室者。婦人月事與邪相適。熱乘子戶。是也。有

自適來者。有自適斷者。日婦人中風。日婦人傷

寒。俱是互文見意也。適來

者。得病之際。月事方來者也。婦人傷寒發熱。是省惡

之七八日字。適斷者。未得病前。月事已來。而得病方斷者

也。經水適斷四字。當在七八日之上。倘七八日之後

聰說。恐未當。唯文。適來血不結。適斷則結。程氏方氏

勢有體。不要。銘易。治之之法。適來。則日刺期門。日無犯胃氣及上二焦。

而不示方藥。然除小柴胡。他無相當也。

麗氏刪及二焦三字。曰先

宜小柴胡湯。可愈。刺期門。不可愈。當郭氏曰。常氏云。隨其實而瀉。謂鍼家當行瀉法也。亦可。用小柴胡湯。又曰。上焦中焦。營衛所出也。如不自愈者。服小柴胡湯。許氏本事方。有治適來證。用小柴胡加地黃湯。治驗。陳氏婦人良方。曰。無犯胃氣者。言不可下也。小柴胡湯。主之。若行湯遲。則熱入胃。令津燥。中焦上焦。不榮成。血結。胃狀。須當鍼期門也。並可以徵焉。且傷寒發熱。條汪氏曰。此言汗吐下三法。皆不可用也。必也與小柴胡湯。以和解邪熱。斯不調其經。而經血調。讖語等證。可不治而愈。錢氏徐大椿說亦同。為是。蓋病至。讖語如見鬼狀。未有勿藥自愈者。必自愈一句。為無犯胃氣。及上二焦而發也。方氏以為紅汗之類。恐不然。又或曰。二焦之二。衍文。適斷。則雖屬血結。而不敢攻之者。以僅是血道為邪澀滯。非有瘀畜。故小柴

胡湯。以清其熱。則結自散也。

小柴胡解血熱。楊士瀛說為當。既括于廣要中。

醫學讀書記亦曰。血結亦能作寒熱。柴胡亦能去血熱。不獨和解之謂也。要之此二證。俱邪遏血。而遂拒胸脇。實少陽之類變也。更有一證。陽明病下血。讖語者。是也。此胃實之熱。迫血下奪。血室隨空。邪隨乘入者。其機稍與前證異。然亦恐柴胡所宜。但胃實輕重。所須加察焉。

風溼

風溼者。太陽病而兼溼邪。是也。風非中風之風。蓋得病之初。兩邪相合。以溼性濡滯。故數日之間。猶淹留

骨節而其衛虛其寒亦甚。

中風及婦人中風七八日云。經水適斷者俱同例也。

八九日三字當與風溼相搏句易位看傷寒五六日

故設桂枝附子甘草附子二湯。

桂枝附子湯證舉不嘔不渴者蓋以既經

數日人疑其邪陷然病猶在表故揭此二候以為裏無邪之徵矣甘草附子湯證短氣前注為邪在胸膈者非是金匱歷節亦有此證俱是表被邪過裏氣不暢所致也。

桂加朮之法。

去桂加朮之義尤氏解稍安與金匱注同故不拈出舒氏欲改大便堅為大便溼誤也蓋裏有溼者大便溼洩小便不利此其常也。

因去桂不用然既無桂則殊少外散之能故易之以朮方後曰附子朮併走皮內則此方之朮是為發表溼而不為燥脾明矣仲景之時朮無蒼白之分未知其所用為何然在今世則二朮隨宜為妙如此方及

甘草附子湯並用蒼朮正見其效施氏續易簡方所辨甚精今拈于左曰夫去溼以朮為主古方及本經

止言朮未嘗有蒼白之分自陶隱居言朮有兩種後人以白者難得故貴而用之殊不知白朮肉厚而味甘甘入脾能緩而養氣凡養氣調中則相宜耳蒼朮肉薄而味辛烈辛烈走氣而發外凡於治風去溼則相宜耳又中西惟忠亦論此方之朮取之發表文允不錄○方後法當加桂以下五十二字金匱所無

風溼之病不止是證其詳在雜病論中此唯存梗概

耳。再詳此二條證俱溼病之屬表虛寒者蓋與少陰直中其情相似而其機則不同

溼熱寒溼

溼熱者水溼內瘀熱氣熏蒸相鬱發黃是也此猶陽

明病唯有燥溼之分。

瘀熱唯於發黃及蓄血稱之錢說可信徐氏亦曰凡言瘀字有

扶溼之義焉。攷瘵係於字从疒。蓋其人州都不通。內說文曰。淤。澱滓濁泥。从水於聲。畜水溼。而得病之後。胃熱相釀。以為重濁。始如淤泥。

之黏滯。是所以鬱甚成黃。故以茵陳蒿湯。逐除溼熱。

也。茵陳蒿湯條。其一不言腹滿不大便者。省文也。蓋茵陳為清熱中之燥藥。故的解溼熱。又此湯用後。

大便必利。胃熱能散。則溼自小便去。故如皂肉汁狀。以溼即水類也。○水一斗二升。煮至三升。殊覺過濃。

無者為勝。更有一證。其一。前證而未內實者。單清涼之。梔子檉皮湯證是也。全嬰方論。藥皮湯治小兒疳。

其一。溼熱外迫者。專發散之。麻黃連軹赤小豆湯證。血至一二勝。悶絕。即本方。

是也。先教論弟子西仲潛曰。此二條。證方互錯。痰熱在裏。理不宜發表。必是梔子檉皮湯證。身黃發熱。即

為表候。始即赤小豆湯證。此前人所未言。殊似有理。雲岐子以此三湯配三陽亦足互徵。○先友伊澤信

恬曰。連軹即連翹。本草經所載之物。而非其根也。千金及翼。並作連翹。爾雅。連。異翹。郭璞注。一名連莖。皆

可取證。且詩陳風。有旨苕。陸璣疏。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漢書禮樂志。兼雲。招給祠南郊。顏師古

注。招。讀與翹同。文選。吳都賦。翹。關。扛。鼎。李善注。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據。此。翹。若

軹。實一聲也。此說為覈。又金鑑曰。無梓皮。以茵陳代之。愚意不如李中梓之以桑白皮代之。寒

溼者。其人素胃寒。有溼邪氣相鬱。為黃。如穀痺。及寒溼在裏證。是也。此太陰病之類變。而寒亦發黃者。猶

是鬱黷所致也。此證。後世名為陰黃。韓祗和方說。殊詳。

傷寒論卷四

傷寒論卷四

傷寒論卷四

傷寒論卷四

傷寒論卷四

傷寒論卷四

傷寒論卷四

傷寒論卷四

傷寒論卷四

傷寒論卷四

傷寒論卷四

傷寒論卷四

傷寒論述義卷第四終

傷寒論述義卷四

存詁藥室叢書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for text transcription.

傷寒論述義卷第五

丹波元堅學

述霍亂

霍亂編在本經未審意義汪氏以為雜病論所鎔或曰厥陰篇有吐利諸條後人以霍亂亦有吐利仍據於雜病中以附其後正與瘧溼暍俱有表證故揭在太陽之前同其例但彼則金匱具載此則金匱不錄故今人無知其為雜病論之遺者且脈經敘霍亂轉筋在百合狐惑後中風歷節前外臺引本篇曰出第十七卷中並可徵也此說似是

霍亂者內有所傷外有所感揮霍之間復致撩亂是

也。霍亂所因巢源千金其說明覈蓋本諸肘後要之內無飲食宿滯何以有腹痛吐瀉外無邪氣感觸

何以有揮霍撩亂可知外內相搏而發矣其病大抵夏秋為多而或因傷暑或因失覆受冷然春溫冬寒

傷寒論述義卷五

字成藥室叢書

亦間有之。蓋其邪雖不一，唯飲食傷，則均所不免云。
 ○伊澤信恬曰：易說：穀雨氣當不至，則多霍亂。春
 秋考異：郵襄公朝，荆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暑溼，
 多霍亂之病。御覽：平漢書：嚴助傳：夏月暑時，歐泄霍
 亂之病，相隨屬也。此霍亂之名，見古書者，亦可以資
 霍亂所因之攷證焉。其證內而清濁相干，心腹攪刺，上吐下瀉。
 靈樞經脈篇：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云云。厥氣上逆，則霍亂。又五亂篇：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云云。亂於腸胃，則為霍亂。王肯堂曰：巢氏乃因此一條。○霍亂必有腹痛，經不言者，蓋省文也。外而邪正相搏，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尤氏注：以此諸證為霍亂兼傷寒，非是。裏和則邪氣復還之表，而為發熱，今裏利之後，往往發熱煩渴者是也。施治之法，以裏為急，即先溫其裏之例也。其病輕者，有熱多寒多之

分俱以去胃溼為要，而有五苓理中之別。寒熱分關，胃氣強弱，然不比傷寒寒熱之異，俱是中焦清濁相干者。故治方不敢在清涼溫補上而分，唯以去胃溼為第一義。縱其邪熱相得，而欲飲水者，亦不過分清水穀，以為之治而已。蓋用五苓散，使水從膀胱去，則清濁自分，吐瀉自止，而邪亦從解矣。如其胃虛寒，則理中丸以散寒溫胃，則寒溼去而中焦和矣。徐大椿所謂五苓所以分其清濁，理中所以壯陽者，深得其理。神農本草經疏曰：朮能燥溼，溼去則脾健，故曰補也。寧知脾虛而無溼邪者，用之反致燥竭脾家津液，是損脾陰也。何補之足云。亦篤論也。又簡易方理中圓下曰：其圓者，得蜜而潤，入脾為快。溫補為宜。若以蕩滌寒邪，祛逐冷積，則湯為捷，且免蜜之滯脾也。○理中丸為丸如雞子黃許大，攷本草序例，陶氏以為准十梧子。唐本草以為准四十梧子。詳錄于大陷胃丸下。○按外臺引仲景論云：霍亂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先療氣，理中湯去朮加桂。凡方加朮者，以內虛也。

加桂者恐作奔豚也。理中湯方人參二兩餘並三兩。煮服加減法。文有少異。今不具錄。次有一條及附子。粳米湯方。並係本經所佚。云又霍亂。臍上築者。以吐多故也。若吐多者。理中湯主之。方如前法。加減。霍亂四逆。吐少。嘔多者。附子粳米湯主之。方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六片。半夏半升。洗完用甘草一兩。炙。大棗十枚。擘。粳米半升。右五味切。以水八升。煮米熟。去滓。溫服一升。日三。小品千金同。出第十七卷中。一方有乾薑一兩。今詳千金有。其重者。陽之寒盛。則更次第療。乾薑云。仲景方無。

之猶少陰之例。一以回陽為主。如四逆湯。此條發熱。外越之熱。又轉筋一證。經不言。通脈四逆湯。通脈字者。豈以四肢拘急。即蘊其義乎。及加猪膽湯。錫駒注本。脈弱。小復。復利。與厥陰篇。嘔而。及加猪膽湯。于志聰志聰注。及錫駒明。其機相同。

說並係高世栻言。四逆加人參湯。此證較之通脈四逆。始乎寒。輕於彼。而液燥則稍加者矣。尤氏曰。此條本非霍亂證。仲景以為霍亂之後。多有裏虛不足。而當溫養者。故特隸於此。歟。此是也。其裏和而表未和者。用桂枝湯。即乃說誤矣。

攻其表之例也。尤氏曰。曰消息。曰小和之者。以吐利後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可小和之也。消息字。醫賸有說。又枚乘七發。從容倚靡。消息陽陰。又古本玉篇。消息。字下曰。周易。尚消息盈虛。天行也。野王家。消息。猶斟酌也。○霍亂證。治實不外乎此數端。唯許仁則乾霍亂論。能發仲景未言之祕。故明理論。既表而出之。

述差後勞復。陰陽易一證。無義可述。仍不贅。差後勞復者。大邪既解。陰陽未諧。早有勞動。餘熱復集。是也。此本于熱必自內發。故枳實梔子湯。為其對

治。此條不舉其證。想心煩不眠等為所必有也。徐大椿曰：勞復因病後氣虛邪氣又結於上焦，其症不一。故不著其病形。惟散其上焦之邪足矣。後人以峻補之劑治勞復，則病變百出矣。此說與汪氏同。而似得當。蓋此方屬梔子厚朴湯之類，則亦不外乎清膈利滯也。如成氏以為吐劑，錢氏以為發汗，周氏以為食復之治，皆似未然。方後覆令微似汗五字，可疑。或是因有發汗用鼓者而誤附之也。○說文：漿，酢漿也。从水，將省聲。本草：玉石部下品，新補云：漿水味甘酸，微溫無毒。又云：粟米新熟，白花者佳。煎令醋止嘔噎。朱氏本草衍義補遺曰：漿水味甘酸而性涼，善走化滯物，解消煩渴。又張氏本經逢原曰：以水空煎，候熟極，煮藥名清漿水，取其下趨不至上涌也。謬。如小柴胡湯亦其正治也。此上方證病位不同。然如脈浮者，病後新感也。如脈沈實者，熱實于胃也。此證恐不必食復，蓋勞復亦有為胃實者，且巢源傷寒勞復候曰：其

脈緊者，宜下之。是與原注所云相合。又可下篇曰：傷寒後脈沈沈者，內實也。下之解。宜大柴胡湯，並可證焉。如竹葉石膏湯證，胃液不復，虛熱上逆者也。此條謂津液不足而虛羸，餘熱未盡，熱則傷氣，故少氣氣逆欲吐。諸家概從之。然愚竊疑虛羸少氣，氣逆欲吐，似無些熱。何以主以清涼？又疑玉函所載勞復發熱者，麥門冬湯主之，亦似證方不協。因以為恐是兩條。其方互錯。此條虛羸少氣，諸證蓋麥門冬湯所主。即與金匱大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相類。彼所謂勞復發熱者，却是竹葉石膏湯證。然實係臆揣。姑錄俟識者。○外臺古今錄驗解五蒸湯於本方去半夏、麥門冬、加茯苓、葛根。如枳椇之加大黃，蓋所謂食復也。熱論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葛巢諸家所本。○醫心方引經心方云：胡粉十二，碁博碁者大小方寸是也。如牡蠣澤瀉散證，輪化不職，水氣外溢者

也。成氏曰。金匱要略云。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與牡蠣澤瀉散。利小便而散水也。按此方。括樓根。葶取之。淡滲。不取其生津。金匱治小便利者。有水氣。用括

謂如理中丸證。胃虛而上焦有飲者也。

胸上諸注。多作胃上。然他

無此稱。愚意喜唾。不了了。是胸上有寒所致。而胸寒必生於胃寒。故用理中溫胃。以達上焦也。膈上有寒。飲用四逆。金匱。肺中冷。多涎唾。用甘草乾薑湯。並是一理。金匱又曰。上焦有寒。其口多涎。又曰。色黃者。胃

寒。此二證者。蓋不過以其係病後隸之。實不必勞復也。病邪解除。既至。勿藥。則唯任調養。醫之能事。於是畢矣。是故結以損穀則愈。亦所以例百病也矣。

附答問

問。傷寒既為外感。總稱。則後世謂仲景專為冬時正傷寒立言者。其謬不待辨而知。但其以為外感總稱。前人屢有此說否。審子和意。蓋原之叔和。謂溫熱瘧痢等疾。皆因冬傷於寒。重感時氣。故以傷寒該之。恐難取信。且仲景所以命書者。果總括風寒溫疫。至暑溼瘧痢等之詞乎。或又言仲景略于溫疫。不知實然。邪曰。成氏注傷寒例。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曰。凡中風與傷寒為病。自古通謂之傷寒。又劉河間傷寒直格曰。寒邪為害至大。故一切內外所傷。俱為受

汗之熱病者。通謂之傷寒也。此二說者稍爲近。張景岳之言亦同之。然要未爲明覺。是以輯義不復繇引也。如夫所謂外感總稱者。亦豈總括諸般外邪之云乎。蓋本經者。擴而充之。猶足以療內傷諸疾。而況於外感。誠莫不該。盡其理焉。然立論之本旨。則仍不過風寒二邪。與時氣溫疫也。何者。暑之傷氣。溼之流關節。及痰瘧滯利之類。并各有定證。而藥亦各異其宜。惟病之變化百端。狀態不一者。莫風寒如焉。如時氣溫疫。本自爲一種病。有晉唐諸家之言可徵矣。但其

證雖邪焰或勝乎。其病情固與風寒不殊。則治法無須別設處分。觀仲景以暑溼等疾。揭之雜病中。而時氣溫疫。不更立標目。其意可見也。唯邪氣必因人而化。不得在風寒時氣溫疫上。區別其證候。故仲景所云。中風傷寒溫病等。僅是假其名。以形容其病機者。而述作本旨。仍非概風寒時氣溫疫。稱之爲傷寒而何也。倘參以難經傷寒有幾之語。則其義更燦然矣。後世如吳又可。雖巧爲銜張。而要其歸。則實不能出仲景藩籬之外。但是踵事加精。則有之矣。謂仲景略

于溫疫奚可乎。難經分為五證。傷寒例論。傷寒時行之異。巢源立傷寒時氣熱病溫病疫。瀉五類。外臺立傷寒天行溫病三門。今熟審諸家風寒時氣溫疫。庶幾概之矣。

問。冒頭者。每章之發題。而所繫匪輕。閔氏曰。有以傷寒二字冠之者。如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之類。兼中風而言者也。以傷寒為病。多從風寒得之。故或中風。或傷寒。總以傷寒稱也。其中專稱傷寒。不兼中風者。如傷寒脈浮。不發汗。因致吐者。麻黃湯主之之類。是也。有中風傷寒之外。如溼病風溼之類。亦在論中者。以明不可混稱傷寒也。有但稱病人

但稱病。稱厥。稱嘔。稱下利等證。不明言傷寒中風雜病者。大概言之也。此說似得窾要。然更有但冒太陽病者。有表虛而冒傷寒者。有表實而冒中風者。其文法所以不一者。未審其義。曰。冒頭。不過喚此起彼之辭。或寓脈證于此。或示來路于此。固不能有定例矣。蓋識病之要在立其名。而施治之要在就脈證求病。就脈證求病。則自然情狀發露。左右逢原。其名亦可從而定。倘徒事立名充病。則遂不免執吾成見。以律萬變焉。是故如各篇提綱。及太陽分風寒之類。此所

傷寒論述義卷五
以揭名示病也。題以傷寒。而或專稱。或兼稱。題以太陽病。而或言表虛。或言表實。或虛實該言。表實冒中風。表虛冒傷寒。此皆互文見意。所以使人就脈證求病。而圓機之妙。自此而生焉。再如陽明厥陰之多冒傷寒者。以其來不一。而大概言之之義。如陽明病稱。姑假爲起語。而施之類證者。亦多有之。並是屬變例。他云病。云病人。云某家。云發汗吐下後之類。諸不冒病名者。皆隨宜構文者耳。讀者以冒頭與全章參互思索之。勿爲過鑿。則庶得經意矣。

問諸家注釋。逐條更易。輯義既闢其非。然則叔和之撰次。果爲得仲景之旨否。且其敘次何如取義。曰。仲景舊本。雖隋唐間人。猶不能覩。而生乎千百年之後。欲議撰次之得失。不亦慎乎。然姑依文義攷之。仲景之意。唯是就脈證而示病。始非有渺深難測之趣。叔和之撰次。大約以事類相從。亦欲使人易知辨證措治之方。則雖非悉仲景之舊。亦匪有大異同。譬之周易。費氏以來。割象象文言。列之各卦之下。雖非尼山之真。亦無悖于道矣。今推事類相從之例。以論撰次

之意及中間或似後人所鎔者具列如左太陽上篇則首章至第十二章以太陽綱領與寒熱大要鎔綜為次第八章玉函以來冠之篇首然既以太陽病為篇則以其提綱為始於理相協第十三章至末章皆係表虛一類而第二十七章承上以示大汗後更有一證中篇則首章至第十一章係表實一類第十二章至第二十八章申明發表餘義此以下至篇末俱為太陽傳變諸候更析其類則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是汗吐下後自愈者第三十一二兩章是下後發汗之逆第三十三章至第四十一章係

發汗及吐下後虛證而結以胃實宗印曰本經凡論虛證後結實證一條論正氣後列邪氣一節此造論之章法按此說亦未必然第四十二章至第四

十五章即五苓散證第四十六章未持脈時師令欬其義前後不屬恐前汗後虛證中鎔文也第四十七章承前

欲飲水證第四十八章承前水逆以示有胃虛之吐

第四十九章至第五十四章乃梔豉諸證第五十五章真武湯亦似當在前汗後虛證中第五十六章至第

六十二章為禁汗之戒第六十三章至第六十七章言病兼表裏者第六十八章據玉函等知上篇之鎔

第六十九章至第八十二章。係柴胡一類。而第七十章承第七十四章。第八十章。其證與上條相似。仍供對看。第八十一章。桃核承氣湯疑後段瘀血中所銘。似當在抵當湯條前。第八十三四兩章。論縱橫。第八十五章至第九十五章。係火逆一類。第九十六章至第九十九章。敘誤吐與嘔吐之證。第一百章至第一百二章。係瘀血一類。末章則承上證。示小便利不啻瘀血也。下篇亦皆屬太陽所變數證。首章至第三章。辨結胸與藏結與痞之異。第四章至第十五章。係結胸

一類。而第十四章。文蛤散疑中篇五苓散證中所銘也。第十六章。太少併病。第十七八九三章。熱入血室。第二十章至二十二章。太少併病。蓋十六章至此。因有如結胸狀。心下結。胸脇滿等證。而連類及之也。第二十三章至第四十一章。皆係痞鞭。而第三十六章。麻杏甘石。疑為鎔出。或以次條論下後。而連及乎。第四十章。至四十四章。白虎加人參湯證。第四十五六兩章。太少合併。第四十七章。其上章證。是外內擾動。故承以上熱下冷。第四十八九兩章。風溼相搏。第五十

章。白虎恐宜移在前項加人參湯之類。第五十一章是素虛證。末章即申前章之義。蓋太陽三篇每類必具數條。故有端緒可尋。其他則大抵各章殊類不易區畫。如陽明篇尤覺淆糅。闕所不知可也。少陽太陰不過寥寥數章。少陰亦有難類從。然斯三篇約略可思而得矣。厥陰則正證與厥利嘔噦界限截然。不待辨而後知也。如夫各篇中此類接彼。彼類承此之意。則雖或有可推明者。而亦何如六十四卦之有序哉。愚亦不欲妄為牽強。且待有識論定爾。

問。林億等序稱合三百九十七法。未知其指。曰。此實無謂之言。故王氏滄澗集反復糾辨。殊為確核。而後人更有為說者。竟不免附湊。如周自閑據趙氏翻雕宋本以駁王氏。見吳醫彙講今攷宋本每篇之首註其幾法者。通計得三百八十七法。是王氏所以發疑。而周氏檢攷不密。復吹其燼。可哂甚矣。

問。經中脈位多係泛稱。而間有指某部者。有稱以陰陽者。其義何如。曰。本經脈位實本于十八難。以寸口關上尺中配之三焦。而更以寸口候表與衛。尺中候

裏與營。趺陽亦候胃。少陰見辨脈及金匱。而亦候下焦。大抵病邪瀰漫者。各部同狀。是以多從泛稱。病在一處者。脈隨而變。是以或直指其部。然亦有互文見意處。此則在讀者活看已。陰陽之名。其以為尺寸者。恐未可為誤。蓋二難以尺寸為陰陽。辨脈第三章。亦以陽脈陰脈為寸尺。又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沈遲數同等。雖有寒熱不解者。此脈陰陽為和平。千金翼方亦曰。寸口關上為陽。尺中為陰。皆可以見矣。其以為浮沈者。亦理然也。然至陰陽俱浮。竟覺不

通。則俱未為確實。宜附之闕如可也。要其所候。唯是不過表裏氣血之分而已。

問。經中脈狀。其名凡幾。而子且言有常變。常變之義。所未前聞。曰。脈名凡二十有六。云浮。云沈。云數。云遲。云緩。云緊。云弦。云長。云滑。云濇。云大。云洪。云芤。云實。云小。云細。云微。云弱。云虛。云短。云促。云疾。云結。云代。云停。云厥。是也。停與厥。義不晰。動數之動。與數急之急。俱言其勢。非形狀之謂也。所謂常變者。一脈各有常與變也。假如病在表。而熱外盛。必見浮脈。豈非浮

脈之常乎。更有裏熱外熏。白虎證及陽明太陰傷寒脈浮緩是。有邪結

上焦。結胃及瓜帶散證是。有血分灼熱。陽明抵當證是。有虛寒陽越。四

是證。皆令脈浮。豈非浮脈之變乎。如沈為裏為寒。然亦

為肌表寒壅。麻附辛湯證是。為裏熱結實。陽明脈沈為在裏是。數為熱

盛。然亦為胃冷客熱。病人脈數是。為虛寒陽跖。少陰病脈細沈數是。

遲為寒為虛。然亦為熱結。結胃及大承氣證是。弦為寒。見全然

亦為熱盛。本經皆然。之類。皆其義也。其一脈所以有數候

者。在所兼與其位。而神之有無。固宜意知焉。如夫緊

之通寒熱表裏。而為病實。滑之通水燥食屎。而為熱

盛。濇之通為血滯。洪之通為邪擾之類。皆其一定者

也。如大有實大。有虛大。細有微細。有緊細之類。最須

分看。蓋脈理玄深。貴知其要。若柯氏以體用為辨。其

言雖精。猶未襯切。學者熟繹經旨。參以先人所著脈

學輯要。則必有思過半者矣。

問。韓祗和曰。治傷寒病。以脈為先。證為後。朱奉議曰。

傷寒看外證為多。未診先問。最為有准。二說適相反。

今觀經文。大抵詳證而略脈。是仲景重證而不重脈

也。曰。治傷寒須脈證互參。無所偏重。經之略脈者。多

傷寒論通義卷五
係省文。況脈之爲類。固不如證之繇。更有舍脈從證者。如傷寒脈浮緩。而用大青龍。是也。有舍證從脈者。如身體疼痛。而用四逆。是也。要之。病之虛實。邪之進退。及生歿之訣。皆靡不于脈而驗。則韓氏之言。恐不與經銘也。

問。本經於三陽甚詳。而三陰始略。呂元膺以爲有缺文。豈其然乎。曰。否。火動水靜。本是定理。故三陽傳變多。而三陰傳變少。況三陰其位相同乎。杜清碧曰。陽熱之證。變態不一。三法一差。歿生反掌。非比陰寒之

邪。不復傳變。有一定之治。王安道曰。若以藥誤治。而成變證。則惟太陽爲多。縱使三陰證。亦或有寒藥誤治。而變寒者。然豈應如是之衆乎。然則經之略于三陰。亦何足怪。且陰證之理。豈有外于彼三篇乎。元膺之言。吾不信也。

問。中風之名。經中頗多。皆可一例否。曰。名同而義異。此經之例。中風在太陽。則與寒對言。爲表虛之目。在陽明。亦與寒對言。則爲裏熱之義。稱陽明中風。則爲裏熱兼表者。在少陽。則爲其熱殊劇者。在三陰。則爲

陽復于表者。其義各異。倘欲實講風字。解為一義乎。則必不免牽強。如金匱亦為半身不遂。為五藏受邪。為發狂。是可以互證耳。

問。仲景方藥。其類有幾。湯散丸之別。其理如何。曰。云汗。云清。云下。云溫。此為正證之治。太陽之於桂麻。少陽之於柴胡。陽明之於白虎承氣。三陰之於薑附諸湯。是也。云吐。云消。云補。云澀。此為兼變之治。膈痰之於吐。停水之於消。虛之於補。脫之於澀。是也。汗清下溫。兼變亦施。而吐消補澀。正證所不須。且此八法中。

細目頗多。不可不審。湯散丸。則藥病各有所宜。此其所以有別。蓋方劑諸義。愚著藥治通義詳論之云。

問。古方權量。諸說紛紜。準之今制。孰能為當。曰。吾友

小島學古

尚質

嘗從事于此。撰為一書。云。仲景之一

銖。當今之一釐。四毫五絲。一兩。當今之三分四釐八

豪。一斤。當今之五錢五分六釐八豪。一斗。今量之一

升。一合。零一撮。強。外合皆從此酌量。凡藥稱幾升者。

皆係于藥升平之。非通用之外也。

但糲米。豉。不在此。例。藥外。見本草序。

例。其說皆確有根據。以足為定論矣。如分之名。愚謂

是裁分之分。非六銖之分。至其詳說。並拈于藥治通義中。今不復贅。

問。刺灸之法。聞有補瀉。仲景所施。亦復然否。曰。用鍼補瀉。詳見靈樞。然仲景之鍼。唯是瀉而已。所謂隨其實而取之者。言隨實之微甚。而瀉有輕重也。灸艾大率在回陽補虛。然鍼處核起之灸。始屬瀉者也。孫真人灸脚氣。稱以洩風氣。或是一轍。虞恒德醫學或問之言。宜併攷焉。

問。桂枝湯方。其病不重者。猶曰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而至病重者。則反曰一日一夜。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是病之輕重。藥之多少。似有所鎔。義不可解。曰。此非鎔。傷寒例甚明。云。凡發汗溫服方藥。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促其間。可半日中盡三服。若與病相阻。句。即復有所覺病重者。句。一日一夜。當晬時觀之。是也。此言其人中必有奸。而藥與之相格。因致煩鬱。使其覺病勢加重者。須從容施劑。以就其安也。楊仁齋曰。病人有挾宿恙。如痰飲癥癖之類。又隔汗而不能出。即是已。

所謂服桂枝湯反煩不解。先刺風池風府者。始此類也。蓋不止桂枝一證。往往有如此者。切須熟察。勿雜藥亂投之弊矣。褚氏遺書曰。當驗之藥未驗。切戒亟投。亦此之謂乎。金匱者芍桂酒湯方後曰。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蓋與病相阻之

阻與此阻字同義。

問五辛之名。無出于輯義所引之外者。否。曰。有。荆楚歲時記。有五辛盤之稱。而不著其品。本草菜部韭條。引食醫心鏡云。正月之節。食五辛以辟癘氣。蒜。葱。韭。薤。薑。如他諸書所載。皆道家之五辛。與佛家之五辛。

已。山田正珍曰。玉函經。千金翼。無禁生冷云云十五字。知是後人所加。其言卓矣。

問。火逆驚狂煩躁。俱用桂枝。豈是發表。抑且不礙火熱乎。曰。嘗聞之庭訓云。傷風誤灸煩熱。及湯潑火燒。救逆湯甚驗。湯火傷重者必下利。即陽虛所致。亦以服之而愈。切不可用清涼之劑。今推此意。則火熱熏灼。遽用寒藥。冰炭相激。必致煩擾。猶湯火傷之禁水洗。喝死之不可使得冷矣。桂之為品。雖辛不燥。雖溫不僭。是以能使火邪之內犯者。誘之外越。始所謂從

治也。蜀漆之治火逆。正如茵陳之於黃。黃耆之於溼。徐大椿所謂藥有專長者乎。

問。吳茱萸湯條。子以爲所謂屬陽明者。唯是指中焦之詞。而其實卽寒實證。然則云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者。其義果何。汪氏以爲膈寒。然膈寒必來自胃寒。而此方所主。如乾嘔吐涎沫。與嘔而胃滿。何不謂之膈寒。魏氏以爲上熱下冷者。豈不優乎。曰。詳玩語氣。魏氏亦失太巧。以愚觀之。此指少陽之嘔而言也。上焦。蓋胸脇之互辭耳。陽明病。脇下鞞滿。不大便而嘔。

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云。成氏曰。上焦得通。則嘔止。可以徵焉。上熱之嘔。倘施溫藥。兩陽相激。格拒不納。所以得湯反劇。蓋此條。更舉相反之證。以示嘔有上下寒熱之別。要不過設法備變而已。赤石脂禹餘糧湯曰。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金匱甘草乾薑湯曰。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均一例也。大抵鹵莽之弊。生於略近。仲景之慮周。是以於平淺易知處。往往反復致辨。以爲不可輕忽之戒。故言外生意。求之過鑿。則去經旨遠矣。樓氏曰。得湯反劇者。火也。

常用生薑黃連治之。似魏氏所本。又前輩有謂爲小柴胡證者。然取徵不確。

問。子旣言邪有風寒時氣溫疫。而又言病之陰陽。因人而化。其理柰何。曰。請審論之。蓋風寒雖天之常氣。人如體虛。必被感觸。況時令不正。最易爲害。倘有非常之異氣。則衆人同病。此愚之所以約爲三等也。然如叔和實講節氣。以立類目。亦似迂拘難信。前輩駁之盡矣。至天行溫疫。則其行也。每每異證。孫真人謂爲天地變化之一氣。造化必然之理。而吳氏雜氣論。始發其祕焉。蓋其爲氣。猖狂厲烈。人偶感之。則氣血

沸亂。從而相化。猶蠟膏投漆。漆化爲水。皂角入竈。突煙煤堅。所以衆人之疾。大略相似也。且不啻溫疫。如時氣病。雖未敢一定。以今驗之。二十年前。人病多陰。比歲以來。患者多陽。豈是天地閒風氣。有時變遷。或自陰勝。或自陽勝。而人之體氣。必隨應和。有所偏勝。故其得病。亦自相搏。仍以致然耶。地之南北。其病有等。理則一也。然則病皆無不因邪而變。而今以人論者。何也。寧實求之。不敢虛求也。夫溫疫之有劇易緩急。謂之邪有輕重。猶可。然更不能無虛實之分。況至

風寒時氣則最多寒熱之更變。邪豈有此等伎倆乎。邪雖輕其人弱者病難治。邪雖重其人强者病易治。是足以知病之必因人而化矣。且邪之爲物無象可覩。假令鑿鑿以究其理。要不免揣摩猜度。而施治之際。果有何益。譬猶泔熯然。求其所以然之故。于滋味之間。遂無補于凶荒也。是以醫病之法。就其脈證。而認得寒熱表裏虛實之真。則左右逢原。病無遁情。固不拘風寒時氣溫疫之辨也。寒熱表裏虛實之所以有分。必因其人體氣之如何。譬猶田疇之有泔熯歟。

高者旱。下者水。必然之數也。故治田者。因其高下。以爲之防足矣。豈何須彼不急之察哉。然則病以人而論。是求本也。是實學也。仲景未嘗就邪分病。而一以傷寒括之。意其在于此乎。

問。子以病情釋陰陽。然藏府經絡。經有其文。則從前注家之說。詎可廢乎。曰。藏府經絡。仲景豈敢屏卻。唯全經大旨。在于彼不在此爾。蓋仲景假之內經。以爲標識。而各自有義矣。陰陽者。數之可千。推之可萬。故內經以分表裏。而仲景則爲寒熱之名。如太陽在

傷寒論通義卷五
內經則爲邪初傷表者。故仲景假之。亦以爲表熱之名。少陽爲表之最深者。故假之以爲半表半裏之名。陽明爲胃經。故假之以爲裏熱之名。太陰爲脾經。故以爲裏寒之名。少陰腎經爲陰中之陰。而腎主液。故以爲虛寒而液脫之名。厥陰爲陰之所盡。物極則變。故以爲寒熱相錯之名。顧其意義如是而已。如曰陽明居中主土也。曰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曰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之類。亦是不過姑假其名。以示病位病情也。至經絡之說。則如曰太陽病頭痛。至七

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曰太陽病過經。日到經不解。曰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之類。不出僅僅數章。則明白爲一義矣。亦活看之可也。注家或堅執其文。又憑諸證中間有與經絡合者。遂律全經以經絡藏府之義焉。雖然倘一以經絡讀之乎。其義往往窒而不通。如每病必分經腑之類。則尤失之支離牽強矣。唯以病情讀之。無所之而不通。而其與經絡合者。亦無庸煩說迎刃而解。假令如頭項強痛之邪熱在表。勢必上浮使然。餘可隅反也。且如陽明太

陰之治。但涼溫之差。而無脾胃之分。少陰專任溫中。而不事滋腎。是可見其不必要分各藏各府也。此經文之所以不皆主張藏府經絡也。抑又由此而推。知內經之以經絡。仲景之以病情。其理一如王程二氏之言焉。故今自提綱至勞復。一以病情貫之。徵之經文。既無前後之牴牾。驗之事為。亦莫切近乎此。是愚所以立此說。而實本諸庭聞云爾。

傷寒論述義卷第五

終

弟子師出書中女校

傷寒論述義補

是書刊布有年。頃又得數解。因錄于左。以示子弟。

弟。辛亥清明日。元堅

孫真人演風論之義。辨表虛表實之分。在病者之素稟。其言雖為諸風而發。亦足以該疾病之常理。學者宜參攷。

其藏有寒。下焦虛有寒。此太陰少陰分別處。藏字。與藏寒虬上入膈之藏同義。少陰而云下焦虛。則太陰之不下焦虛可知矣。腎者胃之關也。今下焦有權。故

胃陽亦有攝而津液能持。此寒氣之所以得內實也。少陰則下焦虛衰。故胃陽不攝而津液下脫。此寒氣之所以不得內實也。然則寒實寒虛之所以有分者。正在其人腎氣之強弱也。雖然少陰病固必併其中焦而虛。觀諸其諸證。與其方藥。而可見矣。且下元之虛。非可遽復。唯其溫中散寒。以能達下焦。此所以不用補腎之劑。而特有取于四逆也。前述於成氏太陰少陰分中焦下焦之說。以為恐誤。又不謂少陰病為兼下虛者。俱由研理之未密已。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此太陰兼太陽者。其裏證重。故先裏後表。太陰篇桂枝湯條。其裏證輕。故先表後裏。宜相對看。

證治要訣論太陰病曰。腹滿而痛。當得通壅。宜桂枝湯加芍藥。復庵此言。先獲我心。

苦酒湯。半夏。如棗核十四枚。十字。疑大字譌。成本。玉函。核下有十字。此可以徵。然彼亦剩十字也。蓋僅是一雞子殼。須用四枚。適協其量。

厥陰篇第七條。倘用前述或說。則食以索餅不發熱。

者。調治經日。厥利俱止者。誠不待言。後日脈之。其熱
續在者。其利止。亦可知也。又後日。成本。玉函。作後三
日。然則併旦日為四日。而熱多厥一日。仍知其非。
厥陰篇。不結胃腹濡。軒邨寧熙曰。照前病者。手足厥
冷條。濡當作滿。字之誤也。果是腹濡。則其不可下。誠
不俟言。此證使人疑誤處。正在虛燥腹滿。所以致禁
也。此說覺當。

三陽合病。遺溺。似非白虎證所有。此二字。疑當在發
汗則讖語下。風溫被下。則直視失溲。其汗下雖殊。為

上盛下虛則一也。

風溼相搏二條。俱係表虛寒證。雖溼邪淹滯。猶與少
陰直中同情。而其三方。亦即麻黃附子二湯。及附子
湯之例耳。

揚雄方言。水中可居為洲。三輔謂之淤。郭璞曰。音血
瘀。此古人以音載義者。可以徵瘀之為淤矣。

外臺所引。經文異同。或有輯義所未採者。今照宋本。
略揭數端。白虎加人參湯。人參二兩。按經文趙開
美本於太陽

上篇則二兩於
下篇則二兩粳米一升。注曰。玉函經。用糯米。按今
本玉

函用又引千金翼亦作一升。按今本翼方佚此方病在陽作病在太陽。柴胡桂枝乾薑湯條微結無微字。黃芩二兩。半夏瀉心湯條止卻發熱汗出而解。別出論傷寒日數病源中蓋自為一條也。

余嘗撰釋瘟一篇。雖非經義。姑附之以備參攷。曰。瘟疫之瘟。與溫病之溫。其義不同。何以言之。疫之行也。不論四時。而其證每異。何必冬傷於寒而春病者。與發熱而渴不惡寒者乎。攷瘟之為名。猶疫也。肘後方曰。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

為溫病。又曰。道術符刻言五溫。而所謂辟溫諸方。

亦辟疫之謂也。楊玄操注五十八難曰。溫病則是

疫癘之病。非為春病也。此說於經義則乖集韻曰。瘟。烏昆

切。疫也。據此則瘟之為疫。其徵甚確。而天行多熱。

許仁則既有其言。此疫之所以亦名為溫也。瘟疫

重言。猶疫癘重言之例耳。六韜云。故人主好重賦

斂。大宮室。多遊臺。則民多病溫。此文今本所逸。羣

孫同元輯本錄後漢書五行志注亦有此語。溫作瘟。論衡命義篇曰。饑饉之

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又治期篇曰。人

之瘟病而歿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竝可以徵瘟之為疫。但瘟本作溫。其从疒者。蓋後人所改寫已。又傷寒例。所謂夏遇溫氣。變為溫疫者。即對寒疫而言。亦是一種病也。要之溫之名義不一。亦猶傷寒之有謂寒氣所中者。有謂邪氣表實者。有謂外邪總稱者之類。學者不知。牽混為言者。誤矣。蔡邕獨斷。有瘟鬼文。然抱經堂校本。為瘧鬼。論衡訂鬼篇。亦作瘧鬼。又廣雅。有殭字。蓋瘟之異構。

傷寒論述義補

終

我蒞庭先生嚮著傷寒論述義。既已大播於世。頃又有所發明。更撰補義。將附以行。熙庸劣又復何言。先生常誨。熙輩曰。讀醫經與他書異。若讀是經。當虛心平氣。就其至平至易處。研性命之理。使文義與治術。如吻合而符契也。然為之有本。必也博徵諸載籍。多驗諸疾病之實。會萃諸本經。優柔厭飫。浸潤涵泳。真積力久。始足以應變無窮焉。此之謂善讀者矣。世或有穿鑿拘泥。固執偏見者。有膚淺浮疎。自夸心得者。有徒驚論辨。而不察證治之

傷寒論述義疏
在訓義字書
要者有專拘字訓而不究微意之所在者。此皆不善讀之過也。世又有一種固陋之弊。其人本無學識。徒臆測懸揣。以爲得經旨。倘有不合己意者。概謂之後人攙入。肆然刪改之。此直夏蟲疑冰。越犬吠雪之類耳。蓋據經以察病者。此其常矩。亦有由驗病而悟於經義者。此理不可不察焉。又曰。讀書之法。務遵古人。古人之言既妥矣。固無須贅說。而亦且鬪博誇多。更生意見。左傳右會。喋喋眩曜。謂之無用之辯。吾不取也。又曰。凡讀醫經。遇訓義有

確據。則舉其一二而足矣。不必取於繁冗也。又曰。訓詁雖似精。而其義不切於治者。未可也。訓詁雖似或不精。而施之於術。必有實效者。乃爲得經意已。凡立說者。非通貫全經。則不可謂之盡理蘊。非該盡萬理。則不可謂之得經意。矧乃欲以變律常。及拘於常。而不通變者。皆不善讀之過也。此數言者。其皆講醫經之寶筏與。讀先生之書者。先了知此理。庶乎其可矣。蓋先生蚤承家學。最湛思於此經。凡義理之聚訟難決。及治術之同異得失。必徵

之古人。驗之病者。考據精確。剖析明白。無一毫張門戶之私。無一言不益于實際。其闢從前之未逮。而發張子之微意者。奚俟熙輩之贊揚。熙也。門下瑣材。進不能恢其道。以裨於世。退未能淑其教。以仁於人。仍不揣禱昧。特揭其所聞。以書于其後。亦庶幾學者有所嚮方云。嘉永四年辛亥六月。筑前稻葉元熙謹識。

新刊... 其... 而... 且... 夫... 不... 心... 亦... 文... 曰...

三都
發行
書林

京都三條通升屋町
出雲寺文次郎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
河內屋喜兵衛
同博勞町
河內屋茂兵衛
同安堂寺町
田屋太右衛門
江戸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壹町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本石町十軒店
英大助板

